

#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 论丛

特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研究译文集

15

---

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第十五辑

特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北京

**编 委:**

胡企林 李宗正 陈胜华

**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

第 十 五 辑

**特辑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译文集**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07-7/B·192

---

199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37 千

印数 0—1100 册

印张 14 1/4

定价: 9.00 元

## 补白

- 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出新版（晓风，22）  
《人文类型》出修订版（一呈，46）  
《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出版（林风，70）  
商务印书馆影印解放前本版人类学译著书目（160）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中译本出版（雨春，227）  
《经济人类学》将出中译本（桑植，297）  
一批著名思想家的传记收入丛书出版（顾林，306）  
《建设中国人类学》一书出版（哲雪，335）  
《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出版（夏海，370）  
《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将出中译本（桑牧，387）  
《亚当·斯密通讯集》出版（桑木，430）

# 目 录

|                            |          |     |
|----------------------------|----------|-----|
| 前言.....                    | 张奇方      | 1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5卷《说明》    |          |     |
| .....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著      | 闻文译      | 14  |
| 研究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     |          |     |
| ..... [苏] 尤·米·拉钦斯基著        | 张彧译      | 23  |
| 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             |          |     |
| ..... [美] 诺曼·列文著           | 林强译      | 47  |
|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进化论问题              |          |     |
| ..... [美] 西里尔·莱维特著         | 郑伯范译     | 71  |
| 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                |          |     |
| ..... [美] 劳伦斯·克拉德著         | 陈胜华译     | 89  |
| 东方社会观探源                    |          |     |
| ..... [美] 劳伦斯·克拉德著         | 董乃桂 江丹林译 | 140 |
| 进化论、革命和国家：马克思与他的同时代人       |          |     |
| 达尔文、卡莱尔、摩尔根、梅恩和柯瓦列夫斯基的批判关系 |          |     |
| ..... [美] 劳伦斯·克拉德著         | 陈来胜译     | 161 |
| 马克思与同时代的制度史学               |          |     |
|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      |          |     |
| 一书序                        |          |     |
| ..... [德] 汉斯-彼得·哈斯蒂克著      | 王林译      | 193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亲笔遗稿中    |          |     |

## 的反映

### ——有关成书过程和科学史的序言

.....〔德〕汉斯-彼得·哈斯蒂克著 王林译 228

### 晚期马克思与俄国的“资本主义边缘”

.....〔英〕特奥多尔·汕宁著 刘丽明译 249

### 公社二重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

.....〔苏〕伊·安德烈耶夫著 黄凤炎译 263

### 马克思的公社二重性概念

.....〔苏〕伊·安德烈耶夫著 黄凤炎译 277

### 马克思与非欧发展

.....〔美〕特雷尔·卡弗著 江丹林译 298

###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日〕不破哲三著 潘叔明译 307

###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 ——一种溯源性分析

.....〔英〕海因茨·卢巴斯著 郑伯范译 336

### 摩尔根对马克思的影响：亚细亚社会问题

.....〔苏〕古拉姆·科拉纳施维利著 陈淑华译 371

### 摩尔根对恩格斯的影响：亚细亚社会问题

.....〔苏〕古拉姆·科拉纳施维利著 陈淑华译 378

### 关于社会形态的规律性顺序的几个问题

.....〔德〕恩斯特·恩格尔贝格著 王竞译 388

### 关于“原生形态”概念的历史

### ——卡·马克思著作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构想

.....〔苏〕H. B. 泰尔·阿·科皮扬著 潘叔明译 431

# 前 言

编译一本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论述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文集，是我们多年来的心愿。

“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普遍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个日常的、不能或缺的任务。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马克思主义中意义重大、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学习、研究这些“笔记”，不去了解这些“笔记”中蕴含的深刻思想，至少应该说是没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学习、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研究“笔记”更是如此。这就使我们感到有必要介绍一些国外严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研究“笔记”的文章，作为他山之石。何况我们这些人，由于对“笔记”接触、研究略早一些，同国外学术界和有关著作多少有些接触，就更感到有责任将国外研究“笔记”的状况和成果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俾使愿意学习和研究“笔记”而又难于看到更多材料的人，能有所参考。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宣传和研究中，最薄弱的、至今还没有以应有规模充分展开的，恐怕就是这些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古代史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的这些手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信札。但是，即使如此，这几年我们也已经看到重视“笔记”的人越来越多，从层次上讲，包括享誉国内外的高年学者，也包括中年学者和进入大学不久的青年学子。从地

域上讲,南至广东,北至东北三省,东至福建、西至新疆,在大学和社科院的相应部门,有的开设了课程,有的列入了专门研究课题,有的培养出了研究生,有的写出了专论、专著。京、沪、津、汉等大城市则更不在话下了。从事这项研究的有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社会学界和不少从事其他工作而在业余时间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

本文集的任务主要是介绍情况。不过由于国外研究“笔记”的学派很多,观点各异,而且注释、评论者蜂起,我们不能说本文集所收的文章已经包罗了各家各派的观点,我们只能说,这些文章多少反映了主要派别的一些重要观点,以供研究参考。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的入选,并不表示编译者同意其中的所有观点。有些文章的入选,意在使读者了解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以便开阔我们自己的思路或了解更多的情况,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准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笔记”中的思想。

在将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谈一谈。

## 一

关于“笔记”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有志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少读者,都已经有了共识。但是有些人仍然不太理解。最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包括已译成中文的五种共约五十余万字的“笔记”,都是马克思摘抄他人的著作,自己的批注数量不多,字数太少,很难说有多大意义。他们说,单凭这“几个字”和“一些谁也说不清其意义的符号”,无法把握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并进行认真、严肃的、有成效的研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即使再有道理,也都带点捕风捉影的味道,对此几乎难以作出科学的判断。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

得商榷的。同时这也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宣传、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和上述观点相类似,有的人对“笔记”的研究总是疑虑重重,认为研究“笔记”无规可循、无矩可蹈,不可贸然从事。其实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第一,马克思在自己的晚年,用极其宝贵的时间,写下了篇幅浩繁的“笔记”(现在译出的只是“人类学笔记”中的一部分,其中耗费时日最多的特别是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笔记”)。这些笔记本身就说明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在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意义。马克思的“笔记”不是一时即兴之作,也不是出于对人类学的爱好,而是与丰富和发展他的原来的理论直接有关。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稿时看到了“笔记”。“笔记”的“几个字”和“一些谁也说不清其意义的符号”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根据其中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不朽名著,并且在7年之后发行该书第4版时用新的材料充实、订正了第1版的内容,写下了近万字的《序言》。他认为这样做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了马克思的“遗言”。三、列宁对恩格斯的《起源》极为重视,高度评价,把这一著作看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马克思的“笔记”本身以及恩格斯、列宁对“笔记”的态度说明了研究笔记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说明笔记是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 二

五年前,我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本刊第11辑)的前言中谈到过马克思“笔记”的学科归属问题,亦即“笔记”

的命名问题。现在我还想再谈几句。

“笔记”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研项目，内容涉及多种学科，不是“人类学”这单一学科可以概括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现在之所以称为“人类学笔记”，是因为这些笔记中包含相当多的有关人类学的内容，而且有一部分学者这样称呼它，我们也以此为暂定的名称，以便于称呼。不过我们有必要来谈一谈“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

古代社会这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化人类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之前，早在1845年就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他们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谈到了人类最初的分工以及与此相关的原始所有制的产生问题。以后在40年代末如《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在50年代末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和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都给予古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以应有的注意。然而由于当时世界各国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照恩格斯的说法是还处于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还缺乏有力的经验材料作依据，马克思的探讨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从早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都没有对原始社会组织形式，经济、政治结构，生产方式，两性关系和家庭形式，社会道德、宗教等作进一步的系统的阐述，其原因也在这里。

从上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欧洲逐渐出版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著作，如毛勒、巴斯蒂安、巴霍芬、麦克伦南以及五个“笔记”的原书作者，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受到马克思的极大重视。这是因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各种情况下经得起经验材料的检验，也就是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和丰富，才能得到证实和发展。而它是否适用于古代史，长期以来是马克思所期望而一

时难以确定的。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帮助马克思了却了未了的心愿。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但是他并没有全盘肯定摩尔根的一切。他用批判的眼光剔除了其中的糟粕。只要把摩尔根的原书同马克思的“笔记”相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马克思高度评价和肯定了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但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笔记”说成是“人类学著作”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说马克思在“笔记”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构想，也只是研究者的主观愿望。这种说法从一方面说可能是拔高了“笔记”，把“笔记”研究的对象说成了“笔记”本身；从另一方面说，也可能是贬低了“笔记”，把内容极为丰富的一本巨著的准备材料，贬低为局限于单一学科的作品。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人类学家，这也欠妥。就研究人类学而言，马克思没有做过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也没有写出比“笔记”更完整、更系统的人类学专著，自然不能说是人类学家。而且作为人类学一代大师的摩尔根，尚且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么以摩尔根为依据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其水平又将如何呢？把马克思看成人类学家，也只能是对他的一种苛求，正像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就被当做自然科学家来苛求一样。因此，认清“笔记”和人类学的关系，可能是更好地研究“笔记”中人类学内容的前提之一。

### 三

我们曾经说过，“笔记”之所以引起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兴趣，还因为它牵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发表后爆发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手稿》包含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是其中沿用了不少形式上是旧哲学的

范畴,这使某些西方学者得到了一个立足点。这些学者把写作《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同写作《资本论》时的所谓“老年”马克思相比,认为老年马克思已经“庸俗化”、“僵化”,从青年马克思后退了,同青年马克思之间出现了思想上的“断裂”,只有青年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站在理论高峰上的马克思。

“笔记”的发表,向这些主张两个马克思的学者提出新的问题。他们看到在“老年马克思”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晚年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人类学著作。使他们高兴的是,晚年马克思研究的虽然是社会的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却并不是阶级的人;他也没有多谈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于是这个晚年马克思似乎同青年马克思又有了相通之处。30年代开始的那场尚未终结的争论,又在新的背景下活跃起来了。

这部分学者在某些具体问题或个别论点上,当然也不无可取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他们的意见则是不能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承认马克思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奠基人,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实,他的研究工作完全为了革命的需要:在欧洲1848年革命之前,他和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清算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在这之前的一个阶段,包括《手稿》在内都是清理自己的思想,清算黑格尔主义和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越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两个阶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都没有断裂。要说有“断裂”也就是同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决裂。以后,从1848年革命失败,或者说是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为的是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最重大最迫切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他为此投入了毕生精力创作《资本论》,并在稍后领导了

第一国际。这就是所谓的“老年马克思”时期。这个时期同1848年革命前的时期相比，只有认识和理论的深化、丰富和更加成熟，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当然同前一时期之间更没有“断裂”可言了。接着一个阶段就是“笔记”所代表的最后10年。这时他深入了从原始社会开始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研究，了解了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研究了东方社会当时存在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为的是深化和发展他的历史理论，指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也和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有关。从这个简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一生研究主题的变换，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基本线索可循，其间既没有“断裂”，也没有矛盾，而只有因时代不同而依次出现的一个总研究课题的各个侧面或发展阶段。强调其中的一个时期来反对另一个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牵强，从逻辑上、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能自圆其说，其结果是陷入自相矛盾，只能靠把已经摆脱了唯心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反过来加以唯心主义化，才能得到似是而非的解脱。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种不太为人注意的、潜在的两个马克思或三个马克思论。持这种主张的学者，只承认写《资本论》的或者是更早些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马克思，只承认坚持阶级斗争、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而认为写《手稿》的马克思虽然已经是唯物主义者，但还不成熟。他们特别指责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他们推崇“老年马克思”，而贬低“青年马克思”，当然也不会去重视对“笔记”的研究。

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马克思，而且也可以用“异化”的范畴来说明。据我所知，不但马克思在早期用过异化，恩格斯早期也用过；在五六十年代，也就是“老年马克思”时期，他在《资本论》中也仍然多次用过“异化”概念，只是出现的频率较低而已。这并不说明马克思抛弃了这个范畴，而只是说明他写作涉及的领域不同。马克思

恩晚年“笔记”的发表，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异化”思想直到“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当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归”时，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谈到国家是社会管理机关的一种“异化”时，谁还能说马克思主义（包括“青年”、“老年”、“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中不存在“异化”思想呢？反过来说，“异化”思想恰好证明了只有一个马克思。

#### 四

“笔记”的发表，使人们再次看到，马克思主义不像其他各种学说那样是一种自我封闭、毋须发展的“体系”。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开放的学说。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以他大量的“人类学笔记”以及《资本论》第2卷的所有的手稿和约120万字的编年史笔记（当然还有其他著作和书信），向我们表明，他是何等虚怀若谷地吸收一切科学研究的精华。有人认为他在晚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说这决非过甚其词。

马克思作为学者，非常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他在早年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后，又不断加以丰富和深化，并运用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然而，仅仅解剖某种社会形态，还不能完全证明一种学说反映的是普遍真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心原始社会和整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曾经设想，人类社会最早的所有制是“部落所有制”，接着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和等级的所有制”以及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与其说是以经验材料为依据的结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假设。当时原始社会研究尚处于极初级阶段，制约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到1849

年,马克思明确提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包括“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10年后,马克思又在“古代社会”前加上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1857年使用的是“东方社会”)。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大体说来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这里,亚细亚生产方式决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地域概念,而是构成了一个时代。而且在此以前他们就特别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的关键,进而指出“公有财产是原始形式”。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私有制(各种阶级社会)——公有制发展过程的异化思想。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欧洲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各种经过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和论著相继问世,使得马克思在几年以后就有可能根据人类学家提供的材料,着手研究原始社会并重新审查自己的看法。应该指出,马克思研究人类学著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入研究东方的(包括俄国的)土地关系,了解“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种状态的起源、演变、现状和前途,当然也和撰写《资本论》中关于土地关系的章节有关。

前面说过,研究马克思从60年代末直到逝世这一时期的思想,我们看到,他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在研究对象上有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从研究他熟悉的西欧转向研究他较为生疏的东方,从研究他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他以前很少涉足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这两个转变相应的,在马克思思想上超越了自我,实现了两个飞跃,或者两个突破:

首先,他发现,西欧依次出现的社会形态,并不适用于东方,包括俄国、印度以及中国,也不适用于美洲、非洲等地的社会发展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当时存在的公社所有制。东方的公社所有制,既不是封建所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公社是具有很强的生命

力的、相当普遍的现象。这就使得对西欧是正确的分析和结论，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只是带有地域局限性的、主要是适用于欧洲的结论。唯物史观必须同样客观地研究东方，得出符合东方的结论，找出东方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俄国民粹主义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4份信稿中，一直强调《资本论》中提到的发展模式“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也就是说，不适用于俄国，自然也不适用于条件与西欧不同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是对《资本论》的超越和突破。

其次，马克思在研究公社所有制时发现，东方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所有制。双重所有制使公社结构十分稳固。这就使盛行公社所有制的国家有可能走不同于西欧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一直认为，西欧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必须用革命的办法破坏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机构、制度。在东方的公社所有制国家里，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使公社公有制转变为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不必经过资本原始积累之类的痛苦过程，不必经过这个“卡夫丁峡谷”。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在坚持人类社会最终必将复归为公有制这一原则的同时，决不拘泥于具体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同后来一些人归纳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是多么不同。这种将社会发展道路普遍化、固定化的做法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同类型社会可以有不同发展道路的观点相悖的。

## 五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这个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长期以来遭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一些人的批评和攻击。

其实，这不仅是恩格斯的想法，也是马克思的想法。他们早年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和论证了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指出原始社会存在着“双重关系”，即“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和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不但肯定，而且非常重视人类自身的生产及这种生产的关系即血缘亲属关系。他在摘录摩尔根的著作时，同意摩尔根的说法“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可见，马克思并不像后来的不少人那样，认为唯有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是自古至今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是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中人本身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血缘关系曾经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曾经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主要条件。恩格斯指出，两种生产、两种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这样说，只是把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用更明确的语言进行了经典性的概括。

事实证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民族，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民族的生存、延续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成员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数量的、强健的成员，在同自然的搏斗中，比起成员较少、较弱的民族来，具有不可争辩的优势。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那些成员少于最低极限的群落，同动物种群数量少于最低极限一样，都是要被自然淘汰的。

两种生产虽然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同时存在，但有主次之分。在史前社会，劳动工具的变化极其缓慢。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